



面向散文的大海 合肥 程耀恺

大约从1996年开始吧,我生活的基本内容就是读散文、写散文、思考散文。其实,我没有读过中文系,语文程度也极其平常。《语文》作为一门课程,以往一到高中毕业,便嘎然而止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然科学类的大学,似乎与《语文》绝缘。走出校门,我在辗转流徙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,长达四十年。生活的道路一片迷茫。1980年,我对长篇小说《李自成》有几点史料上看法,便写了一封致姚雪垠先生的信。写出后不知寄往何处,于是投给在广州创刊不久的《随笔》,很快就刊发了。广义的散文包括书信,这是我于无意中与散文暗暗结下了情缘。

四十年间,我走遍高山大海,历尽悲欢离合,阅尽世间百态。我慢慢地看清,我隶属的那支技术大军,一方面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世界,另一方面又日甚一日地异化着生命,把人类逼进繁琐无味的“数字化生存”境地。而此刻,我已面临夕阳西下的人生境况,我必须特别珍惜自己的生命,因为它属于我只有一次而已。

怎么办?我毅然做出抉择:面向大海,春暖花开!这大海,就是散文。在开初的那些日子里,对挂在作家们嘴边的“文本”“文体”之类语汇,只是一知半解,好在我的人生历练与阅读视野,填补了我的先天不足;为了能沾点文气,我曾经到北京一家大报的驻省记者站,充当“写文章+跑腿”的杂役。非常感谢那种磨练,我直面“大海”的勇气和创作的信心,正是在极其卑微的琐碎中建立起来的。

由于偶尔的机会,我参加一次散文笔会,时间是1998年的金秋,地点在渤海之滨的秦皇岛。我因而结识了几位有才华的散文家,从他(她)们身上,我体悟到:所谓散文写作,其本质就是散文家的人格的实践活动。往后若干年,省城几家报纸的副刊,给予我许多关照,我的那些面孔浑沌的拙文,被放在一大群眉清目秀的美文之中,着实让我诚惶诚恐。我只好把这种版面环境压力,转化为写作的动力,它促使我进一步留意文字、怡情翰墨,敦促我在耕耘之时,格外用心用力。

甫跨进新世纪,很多报纸期刊先后刊发过我的习作。也许是历年来约有几百篇散文面世

的缘故,在参加小型会议时,就有媒体在我的名字之前,冠以“散文作家”之称。这是个善意的误会,其实,一、我不是作协的会员;二、尽管几种集子或年选收编了我的若干短文,但时至今日我只出过一本属于自己的集子。我觉得,像这样在文坛之外的自由写作状态,非常适宜于我。一个写散文的人,最重要的是从生命的本源出发,在心灵的道路上,通往散文天地,用爱来培育自己的品格与美感。什么时候拥有了这种品格和美感,才配进入散文之林,才有资格成为其中的一棵小草或一片绿叶。

不过自从摆脱了繁缛的技术羁绊,远离了凡尘俗念的侵蚀,我在小小的书房里获得空前的自由与乐趣。我知道在物质至上之外,必有另一种真正美丽的家园和简单质朴的人生境界。社会也有阴暗面,可这个世界总要有几个敢于在冰里取火、在风中点灯的人吧。

与世俗社会成功人士相比较,我现在除了书与笔之外,差不多是一无所所有。对此,我一点也不介意,因为我正在一步一步地迈向我向往的“大海”。散文正是横无际涯的“人文”大海之一湾。一切的明亮,一切的静谧,一切的和熙,一切的色彩,都将通过文字的细流,汇聚到这个横无际涯的海湾。人愈是生活在一个万类躁动的年代,就愈需要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立足点,寻找自己的存在意义。

春暖花开,是期盼;面向大海,是行动。只要行动,也就够了。

美丽的曾家洼 庐江 曾福来

周围青山环绕,门前溪水长流,一条曲折的山涧由东向西沿村庄而过,蜿蜒地伸向远方,这就是我的生长地——黄龙村曾家洼。曾家洼是个不大的村落,依山而建,左边是山,屋后是山,开门见山,山势连成一体,无论从高空还是远远地望去,都像一只展翅的凤凰。若是在祥云丽日,站在曾家洼最高的阴山顶上可以远望到长江。村庄很有层次感,不到二十户人家,一口古井哺育着小村庄的世代代……

小时候,山是我们的乐园。早晨天还没亮,大人们就喊醒了孩子,从牛棚里牵出牛,赶放在山上,饥饿了一夜,老牛们专心致志地啃吃着新鲜的青草。我们三人一堆、五人一群一起疯玩。薄薄的轻雾沐浴着山野,一轮红日冉冉升起,光芒万丈,青山、牛群、炊烟、村落……一幅美丽的山乡晨景,美不胜收。

人们常说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因为地势的原因,曾家洼的特别之处就是水向西流。溪水常年不断,特别富有诗意,水从高山滤出,汇聚到山涧,一路高高低低,蜿蜒蜿蜒,时而垂直落下,时而隐秘迂回,哼着歌儿平缓地流向远方。若是在阳春三月,桃红柳绿,青山翠竹,映着溪流,这情景不仅醉了自己,也醉了众人,醉了春风;在夏季若遇山洪爆发,溪水变洪水,沿山涧咆哮而去,那阵势既让人惊愕,又让人留恋。

溪水尽处,离村庄右边不足五百米,是美丽的青山湖。它风光旖旎,山水相映,是我们天然的游泳训练基地,在这里我们一个个练就了好水性,什么凫水,仰泳,扎猛子等,应会尽会。每到汛期,这里戏水的鱼很多很多,别说用渔网,就是我们手里随便拿着鱼叉、网兜、鸡罩等什么

的,都能抓到鱼。

俗话说: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。青山湖的鱼虾,自然成了我们免费的美餐。曾家洼的耕田很少,辅之生存的就是大面积的山地了。每年四月份,布谷鸟的一声声呼唤,催黄了麦子,家家户户开始动镰割麦。在我的记忆中,最让人难忘的就是一场丰收后的盛宴了,经历了一场春荒之后,早已饥肠辘辘的人们,再忙也不忘对自己的犒劳,他们用新香油煎着刚收获的面粉,烙成小麦饼,不仅胃口大开,而且一定吃个管饱。端午节前后,当一场大雨浸透了山地,曾家洼几乎老少少头戴斗笠、草帽,身披蓑衣、雨衣上山栽插山芋,那情景让人既心酸,又震撼。心酸的是曾家洼的人生活是如此之艰,震撼的是曾家洼人为了生活,敢于同大自然斗争,为了抢抓季节,他们和风雨拼搏,任凭雨水淋透了身子,打湿了腮脸,没有一个人退却。

随着旅游业的兴起,青山湖正在得到保护性开发,曾家洼的环境和面貌也得到了很大改观,村庄整齐干净,水泥路通往家家户户,太阳能路灯将家乡的夜晚照得如同白昼。乡村振兴的推进,给曾家洼又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机!



花音 肥西 张建春

随笔

静下心来,我就听到了花开的声音,一朵荷轻轻的息叹声。息叹带着风意,在近乎透明的花瓣张合中,将清凉凉的风搁置在绿绿的荷叶上。

荷植在一个洒着青花的瓷缸里,荷叶从缸口探出,高高地抢食阳光,阳光反复浸镀荷叶,这叶就比寻常的树叶、草叶、蒿叶绿,绿出了层次和境界。绿是勾引人的颜色,绿是宏大的叙事,我极喜欢围着植荷的缸转悠,先是荷叶田田,再是荷色挺起,荷的绿一天天拔节,一天天长高。

有一番绿就足够了,我没指望瓷缸里的荷开出花来。一天早晨,我发现有了豆大的花蕾刺破了水的皮肤。哇,是荷的苞子。荷花苞是由红色包袱缠裹着的,在绿色涟动里,若是一个小小的标点,而这标点是有分量的,是一个标志,标志着缸中的荷实实在在地安家了。惊喜是肯定的,我把这消息在花木间传递,花木一应沉默。是了,是草木就该有花开,荷不应例外。青花瓷缸是摆在楼顶露台上的,露台阳光充足,适合荷的生长,荷不怕热,不怕大太阳毒晒,花和叶朗朗的,她的心中亮膛。心含光明的花人人喜欢,荷声朗朗,自然可以好好喜欢。我对楼顶的荷另眼相看,荷的风骨“出淤泥而不染”不用说,还有重要的一面,囚禁于一席之地,仍不忘开出本色的花来,委实令人钦佩。

缸中的荷是委屈的,她只能将根茎辗转于“方寸”之间,缸壁如是堡垒,荷游走于泥土中的“藤”攻不破。缸中的荷四处碰壁,她却丝毫没有懈怠和放弃。我一直以为荷是有藤蔓的,藕是茎,也是藤蔓结在泥土中的果。小时常见荷从东塘翻向西塘。东塘的荷叶喧嚣,西塘水波平平,东塘花开时,西塘静得连只蜻蜓也不去光顾。不过,没过上几年,西塘也是荷叶田田、蜻蜓俏立尖尖角了。西塘的荷是东塘荷的一家人呢,东塘荷的“藤”在地底下拱动,过田、越埂,甚至借助鱼鳞的洞穴,认定目标向西塘进发,中间有过停留,有时在田角,有时在沟渠,有时就在田埂的缺口里。终于有一天,东塘荷的“藤”攀进了西塘,荷“藤”欢呼一刹,接着就大放“绿彩”,赶在岁月的热乎里,开出第一朵花来。

西塘有荷了,但也没见人吃惊,寻常得很,挖个坑,保持积水,不要多久坑中就有鱼虾游动了,问鱼虾是如何来的,显然多余。青花瓷缸中的荷无法逾越“瓷壁”,她在委屈中纠结,在纠结中还是将花亮了出来,悦人也悦己,不比愁眉苦脸、怨天尤人好?栽于缸中的荷是我拣拾来的。邻家搬新居,将一缸荷丢了,且将缸砸碎了。我发现了处于一砣泥中的荷,我小心地打开坚硬的泥土,拣了一段段荷的根茎。根茎一应的沉默,但我明白,沉默中,生命尤在。

我本想将困于缸中的荷放逐了,身处城市,实在是无江河可放逐。由此,荷又从委屈走向了委屈,只不过换了个位置,依然是处于“囚室”之中“相濡以沫”。种下的荷没辜负我,叶、花都有了,不久的日子还会有蓬,即便秋风吹过,残荷仍是美丽的。我在荷边常常发呆,呆的时间越来越长。真是好事,如今能找个发呆的地方是愈来愈少了,一缸荷竟做到了,荷叶投下荫凉,这荫凉是可以恣意扩大的。故土是爱种荷的,每年都要举办荷花节,我曾参与这方面的事,提出过营造一个“荷香廊道”,让荷是荷也非荷,让花是花也非花,让水溅起花香,也让花传递大地香情。故土的荷花节一届届的办,荷声、花声在故土上游走,在极度蓝的天空飘洒,成了故土伏天里最美的风景。

我开始认为,种在青花瓷缸里的荷是故土万亩荷花溅出的一粒了,她是和“接天荷叶无穷碧”联结在一起的,是故土绿的一个细胞。都说故乡是文学创作的窠臼,世上的事都是文学的事,荷也是逃脱不了的。

品鉴

乡村